

边区工人的旗帜——赵占魁

一九三九年秋天,赵占魁同志就被边区政府评为模范工人,当时他在农具工厂做化铁的工作。之后,任翻砂股股长,并历次受奖。一九四一年,被选为边区议会候补议员。一九四二年,边区总工会开展工厂的“赵占魁运动”,号召全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同志学习。当时他在农具工厂亲自领导这一运动,任“赵占魁运动委员会”主任,获得很大成绩。一九四三年,又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。现在他在工艺实习厂任翻砂股副股长。他一贯以新英雄的姿态,站在建设边区的最前线,成为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。

半辈子过着牛马生活

他今年四十八岁,山西定襄人。小时候,祖父只留下坟地一亩,土房七间。但到父亲手里,这几间破房又用两百吊钱抵押给人家。那时,因祖母去世,没钱埋葬,父亲被逼得没法,就流着眼泪写下那张契约;死人虽然埋葬了,两百吊钱的高利贷却压在活人的肩上。要是搭不上利钱,债主就随时叫你从自己的房子搬出去。为了生活,为了给债主搭利钱,迫使一家人都过着牛马生活。

赵占魁弟兄四人,老大老二都是给人家当长工,父亲在口外做泥水匠,就连鬓发斑白的老娘,也得离开家给人家洗衣服做饭,挣几个工钱。他排行老三,从十二岁当雇工,虽然全家劳动,但得来的血汗钱,除了还高利贷和缴租纳税以外,所剩无几,每天只能吃上两顿红高粱窝窝,而四弟因家中无法养活,自小就送给别人家了。

赵占魁十七岁那年,父亲被坍下来的破窑洞砸死了。二哥听到这消息,便连夜奔去照料,不幸又在途中过河遇险,被水淹死。这两桩惨痛的事情,刺激着赵占魁的心,他想挣扎一下,突破这穷困的牢笼,于是就在这年离开了家,去给一个铁匠当学徒,当年伴着风箱铁锤,敲走在口外的天镇、阳高一带。

那时的学徒生活,真是想象不到的痛苦。晚上别人都睡了,自己还不能睡,早晨天不亮就得先起床。有一次他病了,浑身没有力气,师傅还硬叫他拉风箱,拉不上劲,又挨了两脚。这样,天天筋骨酸痛,得不到片刻休息,但全年工资才有十二吊钱,刚够买五六斗高粱。而且三年时光,只是给师傅拉风箱抡铁锤,没有学到一点手艺。

一九一六年,口外闹瘟疫,铁匠散伙了,赵占魁只得流浪回来,到太原当泥水小工。这时他二十岁。后来在太原铜元厂提炼部当学徒,干了八年。二十九岁到兵工厂学翻砂,又干了六七年。

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,工资最多的时候,每月十二元钱,扣去伙食房钱,哪还有剩余呢。工头对待工人不当人看,动不动就罚工,上工迟到了五分钟,三次就罚半个工;病了不但没人管,请不下假旷工,一天就要罚三天。赵占魁是个老实人,又因为那可怕的失业暗影,威胁着毫无保障的生活,迫使他当牛做马,一点不敢调皮。虽然这样,到工厂减缩时,他既没人情,又没用钱活动,还是不免被摒弃在工厂大门外。三十七岁这年,就是他失业的第一年。

三十八岁时,好容易才在同蒲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了名铁匠,干了三年,每月工资九元钱。他三十岁时结婚,可是老婆也得给人家当雇工或到车站上去拣烂煤,才能维持生活。一九三五年初,日寇占领了同蒲路,他又和老婆失散,便跟着铁路工人一起,流亡到西安。这时,他听说延安是共产党的地方,一九三八年五月,便由一位铁路工人介绍,进了安吴堡青训班。不久,就来到了延安。

四十二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

来到延安,就进了抗大,在工人队伍学习。果然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。这使赵占魁做梦都没想到,过去活了四十岁,当了半生牛马,连自己名字都认不下,而今竟一分钱不



赵占魁

花,管吃管住,进学校学本事。所以他积极学习,进步很快。在讨论会上发言,他常常拿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幸福相对照。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使他痛恨极了!他说:“我的血快要被榨干了,而今四十二岁,才找到了家!”

特别使他感动的,是首长们的关心和同志间的友爱。当时张浩同志常常找他们谈话,嘘寒问暖,有点小病,就请医生来看,他和另一个年岁大的工人老崔说:“什么人待咱这样亲热过?共产党的首长,真像咱的亲娘一样!”

他处处表现好,积极苦干,忠实革命,组织上看他够得上一名党员的条件,就派人找他谈话,问他入党的意见。他一听,就激动起来,对那位同志说:“党还要我这样的老汉吗?我又不识字,只有这两只瘦骨嶙峋的手!”

其实,何止是他的手瘦骨嶙峋,连他的身体也因过度劳动,营养不良,落得那个干枯的样子。这时,那位同志安慰他说:“老赵,无产阶级就是靠两只手来创造光明世界的!”

这句话使他非常兴奋,坚定了他的信心,一九三八年十二月,赵占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一九三九年春天,毛主席号召生产运动,抗大缺乏工具,赵占魁马上提出来自己开炉打!于是集合了几个工人,修起三个炉,半个月工夫,就打了二百把锄头、三百张锄。

有一次,他和老崔去找张浩同志,说:“我是党员了,我想早点为党出点力。不要学习了!我会打铁,我就去打铁,为党解决生产工具吧!”

张浩同志耐心劝导他,让他好好学习。六月,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,创办农具工厂,调他去当翻砂工人,他高兴地说:“这可有了为党出力的时候了!”当他跟另外三个同学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,张浩同志又把他们叫去,亲切叮嘱他们说:“工厂是公家办的,但它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,也就是工农大众自己的工厂。你们都是主人,要好好干,好好爱护工厂!”

赵占魁就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牢牢记在心里,并且变成了他的实际行动。

在农具工厂四年

赵占魁到农具工厂,开始在翻砂股当化铁工人。由于积极负责,不久就当了翻砂股长,一直工作了四年,化铁时都是他亲自看炉。

化铁是一项艰苦的工作。特别是夏天的

时候,站在一千度以上的熔铁炉旁边,头上又被炎热的太阳晒着,还得穿起棉衣(代替石棉衣)。汗水不停往下滴着。吃饭的时候也不能停工的。别人是一边吃一边工作,可是赵占魁却连饭也顾不得吃,他说怕误事,他常常这样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。他虽然四十多岁的人了,可是当他工作起来的时候就变成年轻人了。他总是那样愉快而沉着。瓜子型的脸孔,带着皱纹,看着那炉里的铁水,爆着耀眼的火花,一会儿就变成了犁、铧、车圈,这就是胜利的果实!这会使他忘记疲倦,他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!

平时,他总是在起床钟响之前就起床了。上工比别人早,下工时他让别人先走,然后把工厂巡视一周,看看有没有人把工具乱丢乱放,要有一件一件地放好。他爱护工厂,真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。他常常对工人们说:“工厂是公家办的,同时也是咱们自己的,跟在外边不同!”

所以每次下雨下雪,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,赵占魁一定把大家叫起来,领着头把院里的工具、成品,都搬到下不到雨的地方去,不让他遭受损坏,搬不动的就拿油布盖起。他从来没有计较过工资,本来按照规定,加工是另算工资的,可是他不要,说:“在外边作工,费了劲还时常饿肚子,现在为革命工作,有吃有穿,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呢?”他也很少请假,有了病也不肯休息。

一九四一年,赵占魁病了一个星期不能起床,发高烧。但要开炉,怎么办呢?就由他的学徒李荣贵来看炉。可是李荣贵加铁加多了,炉里化成了一个二三百斤重的疙瘩。赵占魁一听到这个消息,马上从床上挣扎起来,拄着棍子来到铸铁炉旁。自己站立不住,就坐在地上看了一天炉,把那天的任务完成了。一九四〇年四月,他帮助别人试验弹花机,不小心把一个手指头轧坏了,而且轧出了两块碎骨头,大家劝他休息,他不肯,自己把手包上,又用另一只手照常工作起来。现在他那个手指头还伸不直,就是当时遗留下的残疾。

还有一次,他熔铜时因为坩锅坏了,那十几斤重的一坩锅铜水(热度在一千度以上)一下倒在地上,有一部分泼在他的右脚上。脚面上就烧得焦黑。那该多么疼啊!可是赵占魁不但一声也不叫,而且不让别人扶,自己走到医务所去。这种精神,可以说只有战场上那些“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不哭”的战斗英雄,才能和他相比!

后来,工厂把他送到中央医院去治疗,延安各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许多机关、学校、工厂都派人去慰问他。邓发同志也亲自去看他,劝他好好休养。带给他的慰问品摆满了两桌子,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元。他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前方战士,他说:“前方有许多同志在流血,比我更痛苦,我不算啥!”六七月间,时局紧张,当时他的脚没好,还在医院,可他要求立刻出院,为了保卫边区,带着伤就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后来一提出劳军的号召时,他又把积蓄五千元和两双鞋子、两条手巾、十块肥皂捐献出来。在他的影响下,农具工厂的劳军捐款,竟达十六万之多。

赵占魁处处表现了为革命、爱护工厂的忠

诚。前年,有汉奸特务分子混进工厂,企图破坏,鼓动落后工人怠工罢工。他当时虽然没有识出那反革命的真面目,但他却能站在一个党员的位置上,起来斗争。他把个别落后分子争取过来,在这次斗争中,他领导的翻砂股是完全站在正确方面,表现了坚强的力量。

为了改进技术,提高质量,赵占魁下了苦功夫,细心研究。拿化铁来说,开始时一斤焦炭只能化一斤铁,后来慢慢改进,就化到二斤半了。在成品的成损比率上,由过去百分之六十的损坏,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损坏。又如翻砂,最初用十分之三的焦炭面,翻出的犁铧很不光洁;后来改用十分之三的石灰面,既省钱,又使铸件光滑好用。再如化铜的罐子,是用坩土自造的,最初一个罐子只能化两到三次铜,后来经过几次改造,可化到六次,提高了一倍以上。

热心教育学徒,发扬友爱精神

对待学徒,在赵占魁心里,有着这样一个信念:“多教会一个学徒,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!”

他还常对学徒们说:“我要认真教,你们要认真学,边区跟外边是根本不同的!”

每天开炉的时候,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指点学徒实际练习。什么时候加炭加铁、分量多少、风力大小,一遍一遍地给学徒们讲解。有时为了准确,他叫学徒把炭和铁用秤称过以后再装在炉里,真是一位谆谆善诱的良师!在翻砂过程中,一发现什么毛病,他就把学徒召集在一起,研究毛病的原因,告诉他们改进的办法。他总是带着慈祥的笑,和学徒们同甘共苦。在他的栽培下,学徒李荣贵已经能单独看炉了。

在物质生活上,赵占魁更是处处关心他们,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他有时自己拿钱给学徒买鞋袜;在工作中,他看见学徒们饿了,就一声不响去买几个饼子分给大家吃。不久前,工厂来了一批新学徒,公家没来得及发衣服和日用品,他就号召老工人,发扬友爱精神帮助新人。他首先掏出袄裤一件、新鞋一双、裤子两条,鼓动大家都热烈捐助,解决了新学徒的困难,所以学徒们在工厂里都是愉快亲热的,像在自己家一样。

工厂里的人,都这样称赞赵占魁:“老赵,是个忠厚老实人,自己生活俭朴,帮助别人可热心,跟谁都合得来。”

赵占魁平时帮助人的事情太多了,简直没法计算。马夫忙了,他帮马夫去铡草;伙房里忙了,他帮大师傅去烧饭。他当生活委员会主任,管理工人合作社,调剂工人伙食,这些事情都要在工作以外的休息时间去做,所以他忙得没时间休息,半夜才能睡觉。

他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搞得非常好,帮老百姓解决困难。有一次,李老四打算发展生产,买了一只牛,但手里钱不够,他就去找老赵借。赵占魁一听,说:“发展生产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好事!好事!”借给李老四二百元。给韩德成买驴也借一百元。出去的钱,从来不要利钱。他也从来没有和老百姓争吵过。一九四二年,赵占魁当选为劳动英雄时,附近好几个村庄的老百姓集合起来给老赵贺喜,给他送了一面旗子、唱了一台戏。去年五月,他化铜烧了脚,老百姓 by 拿了鸡、挂面,到医院看他。老百姓都说:“老赵,是个好同志!”

在工艺实习厂

去年十月,因工作需要,赵占魁被调到工艺实习厂,任翻砂股副股长。于是他又把这模范的劳动态度和工作作风,带到了工艺实习厂。

过去在全厂来说,翻砂股是比较弱的一个股,发生问题比较多。可是现在,景象完全一新,大家一致称赞,翻砂股进步最快。

技术的改进说,由于大家劳动热情很高,进步特别显著。赵占魁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,曾宣布他的计划说:“要保证达到一

斤焦炭化三斤铁的目标。”现在不但达到了,而且超过了。在他来以前,一斤焦炭不过化二斤多铁,自他到厂以后,亲自看火,和大家细心讨论,去年十二月,就平均一斤焦炭化三斤半铁;今年一月起,就化到四斤半,而平均数为四斤。化多的原因是焦炭好、风力大,大家技术提高,加铁加炭的数量和时间配合适当,也起了决定作用的。

在成品的成损比率上,也因为技术的改进,大家责任心加强,如注意水口的大小、倒铁水力量的轻重、做模子时细心。现在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,有时能够达到二百之九十(损坏只有百分之十)。这真是空前的纪录!

为什么会有这个进步呢?去年整风(赵占魁是整风期间到厂的),工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转变,但不要忘记,我们的劳动英雄赵占魁所起的影响,确是极大的!

一点一滴,都是革命财产

过去穷苦的日子,使赵占魁养成了节俭的习惯,他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,在工人当中,他的积蓄比别人多。他看见有人糟蹋一点东西,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,心里就非常难过!

在农具工厂时,他看见伙房里常把剩饭糟蹋了,心疼极了。几次跟伙房提意见,而剩饭总是难免的。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,叫伙房把剩饭保存下来,下顿用油炒着吃。结果工人们都来抢吃这油炒的剩饭,计算起来,一个月就节省了一石多粮。

每次从炉中倒出来的烂炭,他都用品筛子筛过,把可用的烂炭烂铁挑拣出来。他不光自己这样做,而且叫学徒也这样做。他对学徒们说:“自己要节省,对革命的财产更要节省,一块炉炭、一片碎铁,都来得不容易!”

他在工具厂也是这样。前不久,他发现几年前的烂炭堆上,里面有些生了锈的碎铁块,他就利用休息时间,蹲在那里用手边扒边拣,不一会就拣回了好几斤,接着他又发动学徒去拣,一天就拣回了几十公斤。

今年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,翻砂股月份的节约统计有:柴六千斤(用废炭代替),值六千元;焦炭两千斤(每天下午用废煤埋火),值十五万元;黄砂三桶、洋钉一斤(用生铁棍及坏钉代替),值五千元;炭面三百斤,值一万八千元,连其他共计节省二十一万九千余元。

对原料不论大小,他都注意爱护,如拉焦炭的大车,摔了焦炭块,赵占魁都要捡起来拿到厂里去。他又把焦炭大块、小块、碎末,分开放,他说麻烦点没啥关系,而用起来方便又节省。

向模范工厂的目标前进

去年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,赵占魁听了毛主席“组织起来”的报告以后,就在心里盘算:个人当劳动英雄不够了,要组织大家,造成成千万的劳动英雄才行!当吴满有一提出创造模范村模范乡的口号时,赵占魁也立刻响应说:“对!我的目标是创造模范股,模范厂!”

在工艺实习厂,赵占魁被选为“赵运委员会”主任,亲自领导大家,向模范厂的目标前进!现在全厂每个人每个股,都定出了今年的计划,个人与个人、股与股,展开了竞赛热潮。而赵占魁和他的翻砂股,更成了大家挑战的目标。他收到的挑战书已有厚厚的一叠。“赵运委员会”又规定了种种办法:如,配合行政,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;出版“赵运半月刊”小报,每半个月的检查结果在报上公布,表扬好的、批评坏的。

现在,全厂充满着一种生气勃勃、紧张愉快的新鲜气象。厂长政委,都在墙报上写文章说:“我们全厂同志,都一致朝着赵占魁的方向前进,创造模范厂是有把握的!”真的,全厂都有这种信心,准备于今年十月革命节,伸出胜利的手来,迎接这个光荣称号“模范工厂”。

(《解放日报》1944年3月26日)

□赵元明

人们这么谈说他

他。我们行政上很尊重他,许多工作都是通过他去做,就像这次发布,因为布多,每一匹好坏就不同,要是叫总务科去发,工人一定又嫌好道歹,可是他能想出用抽签的办法发下去,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。”

到这里,他又稍稍停了一下,挪动了一下自己的凳子,又接着说:“要叫我把他的好处讲完,是很困难的,最好你们到他工作中去看吧,特别是到他所站的熔铁炉旁边。”

中午,阳光洒满翻砂股的工厂,一种灼人的酷热从熔炉边、从烫人的黑砂地上散发出来,可是二十多个工人们并没有停止或者松懈自己的工作,相反,他们工作得更加紧张起来。

“你们看出哪个是赵占魁了吗?”领着我们参观的年轻生产科长这样说。

“站在炉子跟前的就是他吧?”

“是的,那个就是他。来到工厂里不用问,你光看,那个唯一穿棉衣、站在离炉子顶近、工作最忙、出汗最多的,就是赵占魁。”

生产科长很兴奋地对他们说,而且当老赵站在凳子上,用铁棍子捅炉子,冒上来的火头,照红了他脸的时候,他又对我们这样说:“做这样的工作,三年多不疲惫是不容易的。如果你能更多地了解他,你一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是

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。”

吃过晚饭,是工厂休息的时候,工会委员领着青年工人到球场里去打球,有些人换了衣服到河里去洗澡,这时候,在木工股的住室里几个工人在那里聊天。当我们问到他们对赵占魁有啥印象的时候,一个留着平头、二十四五岁的生产管理员说:“他为人正派,办事不从自己出发,虽说他技术很好,却不骄傲。才来时还好发脾气,有一次厂里加工,他叫一个学徒到总务科去领油,没领够,他就生气了,不做工了。现在就不同了,头些时和他一起管伙食的老张,弄错了一个账目,差一百元,他说条子给老赵了,而且还乱骂,但是老赵没说一句话,后来还是老张弄错了……”

能为老赵有更多了解,我们曾在晚上找了一个以前和老赵吵过架的人。我们问他:“你觉得老赵这个人怎么样?”

“好人。”

“可是你为啥和他吵架呢?”

“那只能怨自己,他管伙食,我想多打一份夜菜,他不给打,人家当然应该了。”

一个翻砂股的十八岁的学徒,对于老赵这样说:“第一,他不打骂人;第二,他有本领全都教给你,不像外边的师傅你伺候他,他还不教给你。”

在工厂的前面隔一条小河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在锄地,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,他马上放下锄,和我们一起坐到地上。我们从今年的庄稼收成,谈到了工厂。

“你认识我们厂里的老赵吧?”我们问他。

“是那个倒铧老汉吗?他,谁不认识,这条川哪个老百姓和他不熟呢?就是三岁小孩也认识他。”

他抽了一袋烟,然后又继续说下去。像在说他最得意的事情一样。

“好人,天下数第一的好人,去哪里也难找下,人家手艺也有,工作真是没话讲,就光说那个看炉子,就是毛主席来看看,也不能不夸奖几句。人家对百姓好,借钱给百姓,不要利,不限日期还。”

说到这里,他磕了烟袋,用手摸了一下胡子。“人家对咱有好处,咱一辈子也忘不了人家,去年老赵病了,周围老百姓都给他送东西,鸡蛋、油糕、梨子……”

就这样,从厂长到每个工人、学徒,到附近老百姓,我们问过了很多人,没有一个人不说他一句坏话的。提到他的缺点,人们都挠了一阵头皮,好像很为难的样子说:“我还没有看出他



1948年,赵占魁(左)在哈尔滨接受穆青的采访。

有什么缺点,要看,就是文化不高。可是那不能怨他呀,在外边,工人根本就捞不着学习,况且现在他已经自己学会算算术了,每天生产品的数目,他都能用洋码在地上算一下。”

最后,让我们看一下党对他的了解吧,因为党对一名党员的了解,会更深刻和科学的。

支部在他一九四一年的鉴定表上,关于他本人的特点,这样写着:一、有艰苦耐劳的优良作风,与勤于劳动的习惯。二、对工作有责任心和耐性。三、能团结人,与人相处共事。

——这就是工人赵占魁正确的阴影,他的一切工作和行动,在这里,就如同人们所说:是可以当作测量一个好共产党员的标准。

(《解放日报》1942年9月7日,本文有删节。)

□张铁夫 穆青